

# 胡雪巖石稻略

· 理想藏书系列 ·

刘方华 主编



吉林大學出版社

# 胡雪岩韬略

■ 刘方华 主编

第四卷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

## 第四卷 目录

### 第三篇 珍闻轶事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五、经营与法术 .....        | (1)  |
| 过大年 .....            | (1)  |
| 官司引发了什么 .....        | (8)  |
| 以荣布阵 .....           | (14) |
| 一句值万金 .....          | (18) |
| 巧施美人计 .....          | (24) |
| 胡雪岩究竟是哪里人 .....      | (29) |
| 六、“红顶商人”胡光墉兴衰史 ..... | (31) |
| 胡光墉是怎样发迹的 .....      | (31) |
| 胡光墉是怎样得到左宗棠信任的 ..... | (33) |
| 胡光墉助左宗棠西征 .....      | (35) |
| 帮左宗棠办洋务企业 .....      | (35) |
| 帮左宗棠购武器 .....        | (37) |
| 帮左宗棠借洋款 .....        | (37) |
| 胡光墉是怎样穿上黄马褂的 .....   | (39)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“活财神”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.....          | (41) |
| 胡庆余堂的特色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42) |
| 胡光墉是怎么一夜之间破产的 .....           | (43) |
| 清政府是怎样投井下石的 .....             | (46) |
| “活财神”之死与元宝街之厄 .....           | (48) |
| 七、胡雪岩与南浔丝商十二家族 .....          | (49) |
| “四象”——刘、张、庞、顾家族 .....         | (50) |
| “刘”——刘镛、刘锦藻、刘承幹 .....         | (50) |
| “张”——张颂贤、张弁群、张静江 .....        | (53) |
| “庞”——庞云鏊、庞元济、庞青城、庞赞臣 .....    | (58) |
| “顾”——顾福昌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60) |
| “八牛”——邢、周、邱、陈、金、张、梅、邵家族 ..... | (61) |
| “邢”——邢赓星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61) |
| “周”——周昌大、周庆云、周柏年 .....        | (62) |
| “邱”——邱仙槎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63) |
| “陈”——陈煦元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63) |
| “金”——金桐、金巩伯 .....             | (64) |
| “张”——张佩绅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64) |
| “梅”——梅鸿吉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65) |
| “邵”——邵易森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66) |
| 八、胡雪岩和“杨乃武与小白菜案” .....        | (66) |

## 第四篇 众人评说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、商贾奇男胡雪岩 ..... | (77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从“学生子”到大财神 .....      | (77)  |
| 从戴红顶子到穿黄马褂 .....      | (83)  |
| 失意潦倒 烟消云散 .....       | (87)  |
| 二、胡雪岩小传 .....         | (91)  |
| 三、谈胡雪岩 .....          | (97)  |
| 四、胡光墉 .....           | (108) |
| 五、胡光墉商贾中奇男子 .....     | (109) |
| (一) .....             | (109) |
| (二) .....             | (111) |
| (三) .....             | (112) |
| (四) .....             | (115) |
| 六、胡光墉之狗皮膏 .....       | (116) |
| 七、制药济世 誉满江南 .....     | (117) |
| ——胡雪岩创立胡庆余堂 .....     | (117) |
| 八、“胡雪岩”值得趋之若鹜吗? ..... | (121) |
| 九、众人评点胡雪岩 .....       | (122) |

## 附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胡雪岩 生平大事年表 ..... | (127) |
| 二、胡雪岩商政语录 .....    | (131) |
| 生意经 .....          | (131)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处世鉴 .....          | (136) |
| 为人术 .....          | (141) |
| 三、与胡雪岩相关的人物志 ..... | (144) |
| 王有龄 .....          | (145) |
| 何桂清 .....          | (146) |
| 左宗棠 .....          | (147) |
| 蒋益澧 .....          | (149) |
| 曾国藩 .....          | (150) |
| 日意格 .....          | (152) |
| 四、胡庆余堂的昨天与今天 ..... | (154) |
| 仁术为本  名重后世 .....   | (154) |
| 江南药王  不负众望 .....   | (162) |
| 百余名药  防病治疾 .....   | (163) |
| 五、胡雪岩与左宗棠 .....    | (165) |
| 《左宗棠全集·奏稿》精要 ..... | (165) |
| 《左宗棠全集·书信》精要 ..... | (204) |



## 第三篇 珍闻轶事

### 五、经营与法术

#### 过大年

冬至一过,节日的气氛骤然浓起来。民谣云:冬至不割肉,枉自世上活。冬至离春节不远,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,宜在此期间进行。富裕的人家,早已制作了腊肉、香肠、风干鸡、板鸭、腊兔、干牛肉等一应腊品,只等过年享用。穷一点的,过了冬至,也非做腊品不可。

胡雪岩商务繁忙,有时竟不知时日,年节将临,也忘了准备腊品。他是当家人,没有吩咐下来,谁敢擅自张罗。捱到冬至,胡太太忍不住了,向丈夫提起:“家家户户都准备杀猪过年,我们也该动手了。”胡雪岩恍然,笑道:“我忙得晕了头,竟把这等大事也忘了,你快差人去东门赵屠户家谈谈,约他到家开刀杀年猪。”

杭州人的习惯,有钱人把买几只肥猪,请屠户上门开刀祭祖宗,当成一件喜事。

胡太太不到两日,一切办妥,全家人聚集在东厢房,看赵屠户杀猪。只见他口衔一把牛耳尖刀,挽起双袖,走到一只金华大肥猪跟前,凝视片刻,突然握住猪前腿,“嗨呀”一声,用力往旁边一摔。大肥猪猝不及防,躺倒在地,仰起四肢。两个帮手扑上前,捆扎四腿,用绳套勒住猪嘴,抬到一张宽大木凳上。大肥猪叫不出声,只有呜呜挣扎。赵屠户看准猪喉,一刀扎下去,鲜血喷涌而出,流进盆子里。他的动作干净利落,引起围观者拍手叫好。

胡雪岩看得出了神,恍惚觉得自己有如赵屠户,随时寻找时机下手,那么大肥猪该是谁呢?正胡思乱想,门外有人进来,拱手道:“胡老板杀年猪,恭喜恭喜!”

胡雪岩一看,原是上海丝行的万应发,他是做丝行生意的老手,被胡雪岩聘来,派到上海丝行当差。胡雪岩诧异道:“你不在上海卖丝回来做啥?”

万应发踢一脚瘫在地上的大肥猪,说:“有人也想杀咱们的年猪呢。”



“哦?!”胡雪岩吃了一惊,他是极聪明的人,立刻理会到生意方面有了麻烦,便把万应发请到账房细谈。品茗之后,万应发告诉胡雪岩:英商麦得利一直包购胡雪岩的生丝,讲定每包 25 两银子,向来未改。可是最近,麦得利突然停止购丝,说国内存货太多,来电指示缓购。

胡雪岩摇摇头,不相信麦得利的理由。据他所知,英国丝厂主要靠中国供应生丝原料,而苏杭地区为大宗来源。丝厂的生产远远超过生丝供应,常常等米下锅。英商并未开辟新的丝源,哪会仓存过多呢。他眼珠一转,想起万应发刚进门的情形,立刻哑然失笑:原来麦得利也学会了中国人的一套,要把自己当年猪杀了。商场上“杀年猪”,专指逢年节时趁生意人银根紧张,应付欠账的狠命杀价之举。麦得利此时停购生丝,分明意在杀价,从中牟利。

可是胡雪岩笑不出来,麦得利这着确实厉害。阜康钱庄到了年关,许多存户取钱过节,头寸本来紧张。年节期间,应酬往还,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各省协饷账目,循例到年关归账,经办的官员为了弥补亏空,账面上过得去,少不得要向胡雪岩伸手求援。为了生意好做,胡雪岩又要调一笔头寸备用。细算下来,一个年节,前后得用七八十万两银子。原指望卖了生丝来筹措这笔巨款,不料麦得利来这么一手,如降价忍痛出手,只可缓解一时,收丝所用款子收不回来,亏空一大截,真所谓“饮鸩止渴”。

胡雪岩霎时神色凝重,一言不发。

万应发忙出主意道:“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,麦得利要挟我们,何不来个将计就计,索性停卖生丝,囤积起来,待到英国丝厂告急时,再狠狠敲他一记,叫麦得利尝尝我们的厉害!”

主意不错,胡雪岩早想到了,但问题的关键在一个字:钱。

生意场上较劲,屡见不鲜,归根结底围着“钱”打转转,若双方对峙,谁的本钱大,后劲足,谁就占有优势,熬的时间愈长,愈有希望取胜。麦得利“杀年猪”,所能利用的时间,不过年节前后两个来月,若挨过这段时间,英国国内丝厂原料告急,麦得利便防线崩溃,举手投降,那时生丝还可卖更高的价。但是,上海丝行,不止胡雪岩一家,尚有许多大小丝行,都和外国商人有交道。麦得利停购生丝,必然引起其他丝行恐慌,面对年关急用,若有一家丝行顶不住,降价售丝,便会引起雪崩似的反应,丝行纷纷低价抛丝,麦得利如愿以偿。这时候,胡雪岩独自抗衡麦得利便失去意义。因为收购其它丝行生丝,可维持英国丝厂半年生产,到下半年新丝上市,英商便不愁丝源。胡雪岩反而因存丝过长,丝质发黄,蚀了老本。

眼下顶顶重要的问题,应当联合上海大小丝行,统一口径,一致对外,拒卖生丝给麦得利。以胡雪岩的地位和影响,登高一呼,响应必众,只要拿出一大笔预付款,分发众丝行,作为订金,表明今后销售业务由胡雪岩代理。众丝行不愁销路,又有订金稳住阵脚,联合抗衡麦得利的行动必定可以成功。

问题依然,“钱”从何处来?

# 胡雪岩韬略

## 第三篇 珍闻轶事

胡雪岩一时无计，他吩咐万应发暂不要动作，过几天看看行情再说，打发他快回上海坐镇，静观其变。

万应发啞啞连声，临走时请求道：“胡老板若有意联手对付洋商，头寸一定要快，不然大家熬不住，再有钱也晚了。”

这道理胡雪岩何尝不懂。当晚，他夜不成寐，转辗难眠。向麦得利认输，降价卖丝，暂度年关？他于心不甘。自打出来做伙计，耳闻目睹，洋商在中国飞扬跋扈，抢占中国市场，商界同行每每提及，无不咬牙切齿，痛恨万分。胡雪岩从心里憎恶洋商，却又不能不佩服洋货质地优良，洋人头脑聪明，发明的洋枪洋炮、火轮电报，确实先进。同洋人打交道，可以发大财。胡雪岩和许多中国商人一样，对洋商既爱又恨，爱他们肯做大生意，本钱足，恨他们不讲义气，不讲信用，反复无常，狡诈万分。骨子里恨占了主要。如今，麦得利同胡雪岩较劲，严重损害了胡雪岩的自尊心和面子。倘若屈膝认输，拱手贱卖，无疑遭国人耻笑，骂为洋奴，并且有损胡雪岩的信誉。试想以“财神爷”著称的胡老板竟经不起洋商要挟，被杀了年猪，阜康究竟有多大财力？岂不是一清二楚？如果存户有了不信任情绪，纷纷前来提现兑银，阜康还能维持生存么？

胡雪岩愈想愈不妙，意识到此番与麦得利较劲，并非一般的生意纠纷，乃是生命攸关的生死之战，关乎自己命运，关乎事业成败。他决不肯轻易就范。兔子临死也要跳三跳，何况是人。

胡雪岩打定主意，要同麦得利斗法。他搜肠刮肚，在熟人朋友当中寻找盟友，反复揣摩掂量，终于选定了吕公子。吕公子家资千万，为人豪爽，且国学深厚，常不满洋人所作所为，与洋人斗法，他一定支持。更重要的是，吕公子在上海也开有丝行，规模不在胡雪岩之下，若与他联手，便垄断了上海生丝十之六七，可谓英雄识英雄，惺惺惜惺惺。

主意打定，胡雪岩决定造访吕府，与吕公子晤谈。

胡雪岩带了金文辅，雇一只小火轮，不两日便到江苏昆山。到了吕府，通报进去，吕公子惊喜万分，亲自出门相迎，嘴里道：“蒙二位亲临寒舍，有失远迎，罪过罪过。”

胡雪岩说：“事关重大，来不及先告知公子，只好贸然登门打扰。”

吕公子诧异道：“什么事情累胡老板动步？交听差办不行吗？”

胡雪岩道：“有人要将我当年猪杀，特请公子相助。”

吕公子道：“谁敢对胡老板动手，我吕某人第一个不答应，快说这胆大妄为的家伙是谁？”

待书房坐定，品着香茗，胡雪岩才慢慢告诉他：“此人野心勃勃，非但要挟我，每一个中国商人，他都巴不得当年猪杀哩！”

吕公子会意，道：“噢，我明白了，许是哪个洋鬼子居心不良，要为难胡老板？”

胡雪岩将麦得利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，吕公子并不感到突然，道：“麦得利的



如意算盘，我在上海丝行的挡手早就密报了，我正盘算如何给他一点厉害呢！”原来吕公子同麦得利亦有生意往来，最近麦得利单方面停止了一项生丝合约，吕公子十分生气。

两人同病相怜，不谋而合，决定联手对付麦得利，盘算筹集款子。

吕公子慨然道：“我手边尚有 30 来万准备过年节的款子，索性用在刀口上，另外再收一些旧账，凑成 40 万。”

胡雪岩也说：“我从钱庄抽 10 万银票。”

算来算去，统共需 80 万银子，才能稳定上海丝行同仁的阵脚，缺口还差 40 万之多。吕公子想想，皱着眉头道：“我还有一笔呆账，只是讨不回来，若能想法子要回，难题迎刃而解。”

胡雪岩忙问是怎么回事？吕公子摇摇头道：“算我多嘴，说了也是白搭，办不到的。”

胡雪岩道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没有办不到的事，且说出来，总有办法的。”

吕公子露出悲痛的表情，如实相告。

吕公子有断袖之癖，喜欢养妾童。身边买的男孩玩腻了，又派人四处搜求。无奈有钱人家的男孩视若掌上明珠，谁肯让孩子做这没头没脸见不得人的丑事？乡下穷人的孩子粗鄙低俗，不如吕公子的意。吕公子喜欢肤嫩如雪、貌如女子、又解风情的聪慧男孩，实在难寻。有朋友悄悄告诉他，上海某妓院养着一名妾童，貌若潘安，惯于风月，可前去一观。吕公子急不可待，立刻启程到了上海，按朋友所嘱派人打听，果有此童。只因此童相貌俊美，体态风流，为官场上流人物所宠爱，轻易不接生客。吕公子一听，明白其中奥妙，捧出 5000 两银子，交下人转给鸨母，言明只住一宿，决无留恋之意。

对方传话，看在吕公子是昆山名流，可容许一亲芳泽，但须安排下僻静场所，以免为外人知晓，得罪巨室。

待到约定之日，吕公子沐浴更衣，怀着猎奇心情，只带了一名贴身小厮，雇一乘小轿，趁着黑夜，前去见这男中尤物。小轿七弯八拐，也不知走了多少巷道，抬进一道石门。鸨母出面迎接，吩咐留小厮在外室好酒好食款待，领吕公子进了内室。

那孩子果然俊美白皙，面若桃李，双眸似潭，秋水荡漾，貌赛嫦娥。待到褪去衣衫，吕公子大为惊叹：肤嫩似熟透桃子，似一捏便可出水，浑身洁白如玉，无一处疵瑕。尤其善解风情，精于断袖之道，吕公子如品佳肴，灵魂出窍，沉溺于极乐世界，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正快活的当儿，忽然“轰”地一声响，墙壁处白光一闪，冒出浓烟。吕公子惊诧莫名，见两个剽悍汉子打开墙壁一道暗门，走出来揶揄道：“公子好快活，我们在此等得好苦。”

吕公子问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其中一个汉子笑道：“公子的风流勾当，我们已拍摄在机子里，明日上海西报，有好新闻可读了。”

吕公子见过照相机，闻言魂飞魄散，这照相机如同镜子，把自己一丝不挂同娉童交接的情形收入相片，便是不容抵赖的证据，登在报上，哪还有脸做人？吕公子立刻软下来，问：“你们要多少？”

“公子是痛快人，我们也不必兜圈子了，”大汉道，“实话相告，弟兄们手里缺钱花，公子给 50 万吧？”

吕公子一阵肉痛，虽说家资巨万，50 万两银子买张风流照片，代价未免太高了。他一时没吭气。大汉道：“公子的名声，岂止 50 万？这是顶便宜的了，何况我们也不白要，算是给你借，行吧！”

再没多的话，吕公子只好拿出 50 万两的银票，对方居然开了一张借据。吕公子玩兴顿消，连夜逃回老家，足足一个月杜门不出，没脸见人。

胡雪岩听罢，沉吟良久，道：“能否给我看看这张借据？”

吕公子叹道：“本来知道这张借据毫无用处，对方既设圈套，决不肯还钱。但为了记下奇耻大辱，以警将来，我还是把它保存着，从不示人，你我极熟的人，万勿笑话。”说着，端来一只镏金首饰盒，打开从底层翻出一张字据，交给胡雪岩。

胡雪岩细细一看，上写：

兹向吕公子借银 50 万，立此为据。

落款具名：华林帮主。

胡雪岩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道：“华林帮是上海洪门一派，他们极讲信用，既有借据在手，为什么不去讨账？”

吕公子苦笑道：“此帮皆是三教九流之命徒，以复明灭清为宗旨，劫富济贫为号召，官府拿他都头痛，我有什么胆量去讨账？岂不是自投灯火的飞蛾，算了罢，只当风月场中一笔风流账罢。”

胡雪岩自告奋勇道：“公子如肯信任，我愿出面去讨这笔账，如何？”

吕公子摇摆手：“莫把胡老板连累了，罪莫大焉。”

胡雪岩道：“不会的，试试看，万一能讨回来，总是好事。”

“胡老板若果能如愿，我们三七开，你七成，我三成。”

“见笑，见笑，”胡雪岩连连摇头道，“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我分文不取，只要公子体谅胡某一片至诚。”

胡雪岩告别吕公子，立刻打道松江，去见青帮帮主廖化生。廖化生听胡雪岩说明来意，眉头皱成一个大结，半晌不吭声。末了道：“胡老板这个忙，帮得不是地方。”

“怎么见得？”胡雪岩不解地问。

“江湖好汉，向来以‘劫富济贫’为幌子，号召百姓，受人拥戴，吕公子富甲一方，用他几个钱，原本无可非议，何况又有把柄被人拿着，蚀财免灾，借钱遮丑，天



公地道，理所当然，现在向他们讨账，未免太不识相，冲撞了帮规，反招杀身之祸，胡老板还是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
一番话说得胡雪岩浑身冰冷，如坠冰窖。他原以为江湖行帮息息相通，托廖化生出面，青、洪帮 500 年前是一家，当好办事，谁知廖化生有这态度，讨账无望矣！

但胡雪岩是个认准了目标便要干到底的人，他不甘心这 50 万两银子打了水漂，何况依吕公子所言，至少有 30 万两银子已属自己，他要用这笔款子救急，同洋人斗法。于是，胡雪岩坦言相告，把自己的困境以及这笔钱的用处一古脑儿说给廖化生听。廖化生听着听着，脸色渐渐舒展，末了，他一拍大腿，道：“着哇！你怎么不早说明白，如果单是替吕公子讨账，我青帮弟兄犯不着和洪门弟兄伤和气，有钱人的钱，谁用都一样，如今牵进一个洋鬼子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！”

一提起洋人，廖化生牙齿咬得格格响。3 年前，帮中有个弟兄替一名洋商当差，干了半年，那洋商非但一文工钱未付，反诬他弄坏了一座什么自鸣钟，告到官府，要他赔偿。上海道是个怕洋人的软骨头，不由分说判那个弟兄有罪，罚银 500。廖化生不服，发动众弟兄大闹衙门，反而被抓进监牢，吃了几天棍棒饭。青帮弟兄提起洋商，无不切齿痛恨。

廖化生慷慨道：“胡老板既然与洋商较劲，廖某理当尽力助一臂之功，说钱没有，要命倒有几条，凭着弟兄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拼命劲儿，这忙我帮定了。”

胡雪岩忧心忡忡道：“如果因此搭进几条人命，我反而心中不安，还是不要动武的是。”

“放心，”廖化生安慰道，“帮中自有规矩，不会出人命的，胡老板若有兴趣，不妨随我们行动，看看弟兄们怎么个讨法。”

原来帮会中有不成文的规矩：行帮中间讨账，动文不动武，打架动刀子决不可行，须由双方帮主事先商定，在茶馆酒楼协商解决。但如协商未成，双方反目成仇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故而廖化生立刻派人向洪门华林帮主白定国送信，说明讨账的目的，相约见面地点。

华林帮很快作答，约定在郊外一家茶馆见面。

这天，廖化生邀上胡雪岩，坐了两乘小轿，被百十个青帮弟兄簇拥着向茶馆进发。胡雪岩虽和帮会弟兄熟稔，但他毕竟属“门外”人，未经历过帮中大场面，心里不免有些发虚。一行人逶迤着来到茶馆，这里古木参天，竹林团团，把茶馆严严实实遮掩着。一湾小河曲曲折折流过面前，清凉幽静，别有景致。

华林帮的人早已在茶馆里恭候，也有百十来人，个个扎着腰，绑着腿，露出腰间一段匕首把儿，血红的眼睛泛着凶光。廖化生和白定国见面后，互相打着暗语，对坐一张茶桌前。茶馆里一时鸦雀无声，静得砣人。

白定国瞄瞄胡雪岩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这位便是讨账的主儿？”

胡雪岩拱手道：“胡某仗着朋友义气，代人行事而已，望白帮主行个方便。”

白定国不阴不阳道：“行了这个方便，弟兄们就要饿饭，胡老板又怎么办？”

“若能帮这个忙，待我赢了麦得利，一定要重谢帮主，感谢你的援手之功。”

白定国脸色有些好看，道：“胡老板倒是有情有义的人，反而显得我们弟兄不是了。”

廖化生接嘴道：“胡老板确是有难处，他同洋老板斗法，缺了钱怎么行？咱们江湖上也不讲‘扶清灭洋’么？洋人歹毒，欺负中国人，得靠我们大家联手帮忙，才能与他们抗衡，白帮主就算做一回漂亮事，帮助胡老板一次，弟兄们都称颂你宽宏大量，识大体明大义。”

白定国道：“吞下去的肉要吐出来，帮中向从来没有这个规矩，不过胡老板同洋人斗法，弟兄们很佩服，只要你们能有本事拿到这钱，白某决无二话。”

说罢，将手一招，几个弟兄抬进一只火炉，熊熊炭火冒起老高，光亮刺眼。

胡雪岩脸色大变，他听说过帮会中“火中取银”的故事，从未亲眼看到，今天恐怕要开开眼界了。

白定国掏出一锭银子，“扑地一声扔进炉中，立刻染成金黄色，若不及时取出，转眼之间将化为汁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个青帮弟兄跳出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伸手去炉里拈出锭银，扔在地上，火花乱溅。他自己手臂烧得皮开肉绽，昏厥过去。

胡雪岩不忍观看，别过脸去，廖化生却神色泰然，纹丝未动。

白定国哼了一声，华林帮一个弟兄用手捡起一团通红炭块，摊在掌中，吱吱作响，焦臭难闻。他面不改色，炫耀似地伸向对方。青帮中有人上前，接过炭火，捏在掌心，指缝间冒出青烟，不一会儿，炭粉纷纷下落，伸开掌心，炭块已成齑粉。

一个华林帮弟兄抽出匕首，胡雪岩以为他要动武，惊叫出声。但那人在茶桌上宰下一只中指，扔到炉中烧得劈啪作响，然后从容地拈出来，放在口中嚼得有滋有味，仿佛在啃香酥鸭块。

青帮中一个弟兄也不示弱，也拔出匕首在大腿处割下一片肉，血淋淋地搁在炉火上烤了片刻，大嚼起来。

经过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表演，华林帮主白定国不再刁难对方，掏出一叠银票，“啪”地一声拍在桌上，道：“胡老板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罢，径自向茶馆走去。华林帮手下弟兄一窝蜂随他而去。

胡雪岩惊魂未定，好半天不敢去接银票，廖化生在旁催促，他才拿起数数，正好50万。“这钱，能用吗？”胡雪岩将信将疑，惟恐白定国还在玩花招。

“怎么不能用？”廖化生道，“弟兄们没白要他的，你刚才都看到了，受之无愧！”

胡雪岩抽出1000两银票，送给几个烧伤的弟兄疗伤。他知道若不是青帮弟兄鼎力相助，要从华林帮讨回银票，比登天还难。正所谓“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”。帮会弟兄的本事，胡雪岩算亲眼看见了。



银子到手，胡雪岩立刻去见吕公子，谈起讨账过程。吕公子惊讶万分，对胡雪岩另眼相看，情同手足。

两人商定了行动方案，派人分头去说服上海各家大小丝行，坚持不得降价卖丝给麦得利，并按各家库存实数，付给订金，以安定人心。

此法果然奏效，麦得利在上海收不到一包生丝，又不肯就此认输，双方便僵持下去。

究竟谁胜谁负，还要拭目以待。

## 官司引发了什么

清朝咸丰二年秋，九九重阳，正是登高望远、遍插茱萸之日。杭州西湖中，画舫穿梭，彩船如云，游人不绝，多如过江之鲫。湖畔飞来峰麓，雷峰塔下，人潮涌涌，花团锦簇，都是秋日郊游、登高远望的人们。那些平日里紧锁深闺不被认识的大家闺秀、贵妇小姐们，趁着重阳佳节，纷纷走出家门，抛头露面，呼吸一口新鲜自由的山野空气，借以冲淡郁积于心的闺怨。至于市井小民的女儿家，更是追逐山野，嘻笑嗔骂，肆意叫闹，放浪形骸，比平常活跃万分。

趁此良机，不少追蜂逐蝶、寻花问柳的好色之徒，也如蝇逐臭，纷纷麇集郊野，夹杂在娇花艳朵之间，东张西望，左盼右顾，寻觅可心的人儿，等待桃花运的降临。

游山的人群中，有个来自江苏昆山的富豪子弟，名叫高谦。他身材高大，面容俊美，衣着光鲜，风流倜傥，在人群中鹤立鸡群，自有一股不凡之气，吸引了许多女孩子艳羡的目光，纷纷抛来媚眼，以求得他的青睐。但高谦似乎毫不为动，面无笑意，冷若冰霜，透出无比骄傲之色。高谦并非柳下惠角色坐怀不乱，他其实是个好色如命的纨绔子弟，仗着家道殷实，四处寻花问柳，玩遍了六朝金粉的秦淮河名媛丽姝，厌倦了上海洋场的金发洋女，此番乘着天堂杭州秋游的好日子，携重金买舟南下，寻觅西湖绝色女子。

高谦带着仆从在飞来峰转悠了半日，目睹佳人娇娃无数，如过眼烟云，皆不如意，失望之余，不禁怅惘万分，仰天长叹：“人常说越女秀色半天下，看来言过其实、不过如此啊。”话音未落，仆人手指山坳，失声叫道：“公子请看！”高公子急眼看去，顿觉眼前一亮。

只见万绿丛中，一位妙龄女子莲步轻移，袅袅飘来，目如秋水，肤白如雪，身段婀娜，妙不可言。高公子脱口而出：“美哉仙娥！”那女子瞅他一眼，掩口失笑，匆匆离去。高公子的魂儿似乎也随她而去，不知不觉也抬动脚步，追随下山。

妙龄女子走到大路旁，早有一辆油壁香车等待着，载了她，绝尘而去。高公子追赶不及，慌忙中只认识车壁外斗大一个“张”字。高公子顿足捶胸，懊悔万

分，只怨用心不周，没有及早备下坐骑，好追赶美人儿，如今一切都晚矣。

仆人见状，劝他说：“公子，何必如此？常言道：‘有钱能使鬼推磨’，世间哪个不爱钱？不如携重金遍访杭州民间人士，四处打探，只要不是天上下凡的仙女，何愁找不到这张姓女子。”一席话提醒了高谦，赶快回到杭州客栈，派仆人到处寻访，果然不消两天，寻到张家妙龄女子下落。

原来那女子叫张秀娟，是杭州一位丝商的独养千金，3岁时与北京一个都官的儿子结了娃娃亲，眼看快到迎娶的年龄，不料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都官的儿子患伤寒一命呜呼，张秀娟成了未过门的寡妇，孀居在家。本来，以她处女身子，求娶者络绎不绝，但丝商是个极古董的人，苦于无子求取功名，欲利用女儿守节终身，好向朝廷讨一个贞节名声光耀后世。因此丝商严拒一切说媒，终日将女儿锁在后院守节。

高谦弄明缘由，不禁喜形于色。他本是个久在风月场上厮混的人，深谙男女大欲之奥妙，世上哪个男子不好色，哪个女子不怀春？张秀娟正当妙龄，情窦已开，春心难捺，怎么会守得住？高谦自忖凭借一副好模样，只要锲而不舍以情相诱，不愁张秀娟不上手。于是，高谦在张宅附近寻了个客舍住下，换了青衣小帽，每日在张宅后院门外走动窥探，寻找机会接近张秀娟。

张秀娟本是个极聪慧的女子，对早早孀居守寡心有不甘，时刻想着做个卓文君第二。那日游山，邂逅高谦，虽然惊鸿一瞥，却已留下不灭印象，爱他俊美风流。回家后竟思念不已，没想到高谦终日在院外盘桓，令张秀娟又惊又喜。一个在院墙外窥探，一个在楼阁上偷看，两人虽无只言片语，却心心相印，胜过万千情话。这样过了几天，张秀娟终于熬不住，想出一个妙法子，从窗棂上向墙外扔出一枚铜钱。高谦正眼巴巴盯着张小姐绣楼，忽听“当”地一声响，见铜钱落地，忙上前拾起，反复看了一阵，不见有什么留言隐语。他好生纳闷，寻思片刻，忽然笑逐言开，赶快离去。一般人并不了解铜钱个中奥妙，高谦是风月老手、偷情行家，自然识破张小姐苦心。原来铜钱象征满月，分明是张小姐告诉高谦，九月十五月圆之夜，两人幽会院中，成西厢之好。

高谦好不容易等到这夜，不带仆从，只身潜至张宅后院，轻推院门，门竟然虚掩着。高谦满心欢喜，热血上冲，迫不及待溜进院门，朦胧中似乎见院中有人亭亭玉立，料定是张小姐无疑，情不自禁呼唤着：“妙人儿！”扑上前去。不料脚下一绊，“扑通”一声跌倒在地，摸着软绵绵湿漉漉，一股血腥味儿直呛口鼻。高谦吃了一惊，定眼细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原来张小姐尸横院中，血流遍地。高谦是贵公子哥儿出身，哪里见过这种情形，顿时口中呜呜，浑身发抖，欲逃不能，只是站在尸前发着呆。

恰好有个打更夫路过院门，听见动静，推门一看，大喊起来。于是张宅上下一阵忙乱，家丁抓住高谦，送到杭州府。杭州知府升堂勘问，认定高谦夜闯民宅，欲行奸淫，小姐不从，持刀杀人。高谦大喊冤枉，知府哪容他分辩，一顿板子，屈



打成招，押入死牢，呈文刑部，只等批文回来，便要开刀问斩。这件案子，知府自谓办得干脆利落，极为自得。

但大堂之上，高谦喊冤叫屈的情景，引起一位师爷的注意。此人名叫钱方伯，杭州人氏，屡试科举不第，连个秀才也不曾捞着，仗着一手好笔墨，在知府幕下屈就，做个刀笔吏。钱方伯年近五十，干了半辈子师爷营生，事业平平，从无晋升之机。他替知府做文案，不知屈死了多少平民百姓，从无半点怜悯之心，可谓心硬如石、冷面无情的刀笔吏。高谦杀人一案，知府判得痛快，可是人犯喊冤不止，钱方伯冷眼旁观，怦然心动。凭他多年的经验，高谦系娇生惯养、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，长得细皮嫩肉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玩女人是行家，杀人却无贼胆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及至私下一打听，高谦乃昆山巨富之子，家资巨万，大有油水可捞。此案若是翻转，好处不言而喻。于是，钱方伯打定主意，要多管闲事。但钱方伯深知，如果不能推翻知府原判，日后非但不能安享师爷俸银，还要因“诽谤上司”而吃官司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

钱方伯私下买通狱卒，与高谦秘密见面，弄清高谦的行为目的，心中便有了主意。他安排眼线，遍访街头巷尾三教九流、妇孺老者，没过几日，居然找到一个嫌疑人犯。当初案发之夜，张家仆人抓住高谦时，死者胸口上插着一把刀子，知府认定高谦用刀杀死小姐，证据俱全，定讞无疑。钱方伯鹰眼如电，识出那刀子系屠户杀猪所有，并非富公子之物。钱方伯便从调查屠户入手，查到张宅附近有个屠户皮驴儿，近来换了新屠刀。钱方伯料定皮驴儿与此案有关，说动知府，定下妙计。

一日，知府下令杭州城屠户集中到衙门，为绿营官兵宰杀牲畜。完事后，设宴款待众屠户，乘机将屠刀收集一处保管。待众屠户酒足饭饱之后，知府命人拿出一大堆屠刀，叫屠户们各自认领。钱方伯事前已将杀人的屠刀做了暗记，混入一堆屠刀中间。皮驴儿醉眼醺醺，顾不得考虑许多，下意识地认了自家用惯的旧刀。

知府见状，令人将皮驴儿带至公堂之上，将惊堂木一拍，大声喝问：“皮驴儿，这是你家的刀吗？”皮驴儿脱口道：“没错，正是我的刀。”

知府厉声道：“你的刀怎么会插在张小姐胸口上？还不从实招来！”

皮驴儿一惊，酒醒了大半，情知不妙，但事已至此，无法抵赖，只好如实招供。那夜，张秀娟虚掩了后院门，只等高公子前来幽会。皮驴儿刚好路过张宅，发现院门虚掩，顿起歹心，希图溜进院中，顺手牵羊弄点儿酒资。不料进得院中，发现香味嫩生一个妙人儿伫立院中。皮驴儿淫心大发，上前抱住张小姐欲行非礼。张小姐见不是高公子，挣扎呼救。皮驴儿慌乱之际，顺手抽出屠刀刺向张小姐。可怜一场风月会，变作生死场。

案情大白，知府惊出一身冷汗：若依原判，高公子屈死九泉，其家人哪肯罢休？日后弄清真相，朝廷怪罪自己“昏昧无能”，官位难保，说不定还有充军流放

之祸呢！知府由是无比感激钱方伯，向督抚衙门递上保折，保钱方伯擢升归安知县，补了实缺。高谦无罪开释，捡了一条性命，视钱方伯为再造父母，恩重如山，送银子两万两作为谢仪。

钱方伯一案显贵，官钱两得，一时震动杭州城，舆论沸沸扬扬，称羨不已。钱方伯比中了状元还要风光。

满城争说钱方伯，却只有一家老板平添了许多烦恼。原来杭州城有一家“信和”钱庄，专做存储银两、发放银票的生意。当初钱方伯家境贫寒、屡试秀才不得，迫于生计，向信和钱庄老板告贷，借 500 两银子打点送礼，活动师爷的饭碗。后来钱庄的伙计不慎丢失了钱方伯的借据，钱方伯便不肯归还银子。钱庄老板屡次催讨未果，打算告到官府。不料钱方伯时来运转，一蹴而就，势力大振，老板哪里还敢向他催讨欠银，这笔账眼看成了呆账，老板终日愁眉不展、唉声叹气。

信和钱庄有个伙计名胡光墉，字雪岩，安徽绩溪人。从小死了父亲，家道中落，穷困不堪。胡雪岩长到 12 岁时，叔爷在杭州做生意，见他聪明伶俐，便带他离乡背井，到杭州信和钱庄做学徒。胡雪岩在钱庄拜师学生意，从扫地揩桌椅做起，渐渐学习招呼应酬、为人处事乖巧机灵，深得老板赏识。3 年学成出师，升为柜台伙计，经办银钱往来生意。他脑瓜活络，口齿伶俐，八面玲珑，左右逢源，成了老板的得力助手。到后来，胡雪岩专为钱庄收账，处理棘手的事务。

论到收账，钱庄行业的人无不大叹苦经。钱庄生意之难莫过于收账了。俗语云：借钱笑咪咪，还款哭兮兮。世间借钱是解人危难、助人急用，一桩功德事；收账却往往翻脸无情、逼人倾家荡产出人命，是人人皆觉得晦气、诅咒的恶事。故而债主无不把收账人视作“讨债鬼”，避而远之，唯恐躲之不及。

收账人遇到明事理的人家，客客气气，满口致歉，债务璧还，算是吉星高照、运气不错。若碰上蛮不讲理、存心耍赖的债主，或吃闭门羹，或遭放狗咬，如待乞讨一般。更有甚者，抓扯吵闹、出手伤人、告官打官司，形同仇人，亦屡见不鲜。所以钱庄收账人最是受气，吃力不讨好。讨得账回，那是理所当然、本当如此；讨不回钱来，老板做脸做色，怪你没本事，同事也要挖苦讽刺，贬你几分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是非曲直，众人心里都有一面雪亮的镜子。能做收账的营生，说明你有本事，薪饷加倍，还按收回的账分红，收入较一般伙计为丰。故而收账人多是老板信任的伙计。

胡雪岩收账从来十拿九稳，少有落空。凭着他巧舌如簧一张利嘴，任何赖账的主儿也说不过他，凭他一副笑口常开、和气生财的面容，多么凶悍的债主也消了气儿、友好相待，再加上他谙熟生意还、行情升落、人情世故，处事得体，成为钱庄里威信最高的伙计。

这天，信和钱庄老板将胡雪岩叫到家里，沏上一杯上等的西湖龙井，摆上一盘从上海租界买来的洋糖。这是老板待客的最高礼数，胡雪岩真是受宠若惊、惶惶不安了。

